

■明前茶

每到初夏,自带小马扎的老婆婆坐在地铁口卖花,已经至少是第十个年头了。现在,她看上去起码有70岁了,行动日渐迟缓,膝关节看起来也不太好,每次从小马扎上站起来,都要用拳头撑一下地。每年的雨季,她都会在这里卖一个多月的花,栀子花一把一把理好了,扎紧,放在竹篮里,而成双成对的白兰花以及茉莉花串成小挂件,放在一个搪瓷盘子里,上面盖着一块潮湿的白手帕。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喷壶,不时为花喷点水,白色花串的清香就在湿润的空气中点开了涟漪。

老太太卖花很有意思,白兰花是7块钱三对,2块钱5买一对不可以,5块钱买两对也不可以。栀子也是如此,一定要10元钱买三把。停下买花的女子企图说服她,谁的办公室有这么多花摆,谁有这么多襟前的衣扣可以挂花?您真是一个死脑筋,能拆分开来卖,利润还高些。

老太太不急不恼,微笑着说:“姑娘,你可以分给周围的人,茶水间里第一个遇见的女同事,或者,中午拼饭的好姐妹。”买花人已经四五十岁了,这会儿被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唤作“姑娘”,心里被熨烫得热乎乎的,不过,还是伶牙俐齿地反驳说:“每天早上我在茶水间里第一个

■王征宇

爱马士“骑”缘

当初,我和小艾一起去马术基地时,切身地体会到——骑马远没有看上去那么享受。人在马上,随着一上一下地颠簸,屁股像被大巴掌不停地拍着。骑马一小时换回三天的屁股疼,彻底打消了我驰骋郊野的野心。

小艾坚持去了一段时间后,人在马上,柔韧的身躯如荡秋千一样,顺着马鞍的方向摆动,看起来像在给马鞍按摩,圆润而优雅。尤其当她戴上头盔,穿上POLO衫外套,防护背心,马裤,马靴的全套行头后,手扬马鞭,嚼嚼地在田野里奔跑,简直是雌雄莫辨,英姿飒爽。

记得作家张宗子说过一件事:为了让图书馆里一本自己喜欢但借阅次数很少的书,不至于因为没人借而遭清道,他隔段时间就去借一次。如此反复,小王子浇玫瑰花似的,愿它的美因自己的珍惜长久延续。除此外,实在没其他好办法。爱上马术的小艾,也如此。由于疫情的原因,这两年马场生意很不景气。员工减到只剩两位教练,老板夫妇自己充当马夫。小艾自告奋勇到马场当了志愿者,清理马厩,招呼客人,填草料,骑着马儿到山林中活动,把马牵到小河边,用清澈的河水给它们降温,刷鬃毛。小艾的业余时间都用在马场。

从客户变为志愿者,是肉眼可见的辛苦,但小艾并不觉得。马厩里的马,看到她过去,会从栅栏里伸出脑袋,撒娇似的求“摸摸”,四只蹄子在地上嗒嗒踩出声响,还顽皮地抖抖。小艾边说边模仿蒙古舞抖肩的动作。三十好几的人了,还装着一颗童心。小艾温柔地笑着说,马儿那种久别重逢的样子,就和她出差回家时,跑过来要抱抱亲的女儿一样招人疼爱。看

■陈小娟

可爱

县城实验小学大门口对面,有一家店叫衣拉客,名字真是新颖得很。往岳西中学的天堂路,曾经有一家饭店叫“意中”,是我的一位朋友家开的,土菜地道,口感非常好。无独有偶,剧团巷里一家餐馆叫“中意”。不管这些名字取得文雅还是实惠,我们都能读出其中的温馨与快乐。

我作为一个小市民又有点小眼的心急的妇人,总有许多令人烦恼的事。但走在路上偶尔想起一些小事,让人忍不住乐一下,笑出声来。有人喜欢浏览街边的小店的店面,说是“外看风雅,内藏乾坤”。我也有同感。

有天下班回家,发现对面的三家店连在一起是“愿意”“回乡客”“世界为你种田”,大气又实在。“愿意”是一家蔬菜店,顺便卖肉;“回乡客”是一家饭店;“世界为你种田”却是一家卖肥料的,这句话如若放在乡下的田间地头,就是最好的美好乡村的广告词啊。我为这一发现,内心激动了一下。

解放路有一家茶叶店叫“范统茶庄”,第一次看到,好好乐,我们笑“饭桶”可不是什么好词啊。许多商人都用自己的名字来注册商标,这不足为奇。还有带风味的,如拉面、牛肉汤、煲仔饭、盖浇饭,都是学生的最爱。最多是面食类,城西冲弄一家非常有名的炒面店,夫妻俩做这一行好多年了,店名叫“拉拢”小面条,形象生动。这弄里吃得最多的卤菜是胖子烤鸭和浙江不老鸡,荤对于我来说,不爱。但凡特色的东西,都是大家最爱,比如友谊粉粉丝煲、哥俩炒豆杞。

遇见的,都是打扫卫生的清洁工阿姨。”老太太继续微笑着说:“那就送给她,不要小看清洁工。你看过法国电影《刺猬的优雅》吗?里面有一个女主人公,职业是高级公寓的房,除了掌管住户的备用钥匙和信件,她就是公寓的清洁工,主要工作就是擦拭所有公共部位的门窗、拖地、运送垃圾,可就是这位看上去又胖又邋遢的勒妮,居然有一个书房,最大的爱好是读托尔斯泰。”

老太太的话令买花人惊讶起来,她没有想到,一个做小本生意的年长女性,居然还看过这么高深的电影。

5月底,雨季开始了,初夏的白色花朵在绵绵密密的雨中迅速孕蕾,开始上市。每隔一两天我都会在老太太那里买一次花。老太太会细心嘱咐你如何保养花朵;白兰花和茉莉花是挂在胸前的,午睡前要把它取下来,放在一个小碟子上,喷上凉水,这样花朵就不会那么快由白变黄;栀子花拿到办公室以后,要插放在一个矮胖的花瓶里,或大口的茶杯里,去掉大部分叶子,让水浸到花朵下面不到一公分的地方,深水醒花,这样就不会出现花儿耷拉的问题。

老太太说她有退休工资,子女多次劝阻她不要出来卖花,可是,她亲手带大的

着它们,一颗心都化了。小艾的女儿6岁了,受妈妈影响,每次带她到马场,小女孩不用提醒,就会事先准备好喂马的苹果和胡萝卜。她也喜欢骑马,跟妈妈一起给马刷牙,给马蹄抹油。在与马的接触中,女儿表现得很有爱心和责任感,这让小艾十分欣慰。

有朋友开玩笑说小艾胆子肥,这么小的人,怎么放心让她上马。小艾听到这话有些不乐意了,解释说,别以为马长得高大就一定危险系数很高,其实马很有灵性,只需多和它亲近,骑之前刷毛或喂草料,多交流和沟通,尊重马,马也会很友好地对人。试想,一个陌生人跑到你跟前,说要你背着跑,你肯定会给他一个白眼,骂他岂有此理吧?马是很有正义感和风度的,接近它的时候,要从正面迎上去,不要从后面走过去,更不能随便拍马屁股,那样它会受惊,受惊的马可是会尥蹶子踢人的。小艾嘿嘿一笑,诙谐道:只有人喜欢拍马屁,马对拍它屁股的人,一蹄子过来绝不腿软。她的话,把大家都说乐了。

去年冬天,有户外运动爱好者到莫干山徒步,由于大雪被困在山上下不来。救援人员在得知大致位置后,考虑以人力将受困人员运下来很困难,小艾看到朋友圈的信息后,马上联想到可以用马。与马场的老板联系后,对方感念小艾平时的热心靠谱,把马照顾得无微不至,很爽快地把两匹马交给了小艾。这些在山林间跑惯了马,协助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救援任务。这次事后,小艾成了山鹰救援队中的一员。

人世间的羁绊,真的很微妙。努力成全他人的同时,往往能收获更好的自己。

■管征峰

真是可爱无处不在,各行各业都有。同样,天堂路,建设路还有一些可爱的店面,让人耳目一新。比如,卖衣服的叫“百衣百顺”,看这个名字就心生喜爱,还有时尚的名称叫“布一漾”,让人觉得春风涌动,扑面而来。

许多年前,我在一家日用百货店兼职。大家都说一大姐买东西非常挑,其他人看到她来就躲,不愿意接待。我作为新手,不好不面对,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她买香水,就不停地喷,闻味道;买护手霜,也不停地涂抹,看结果。我一直不出声,站在她身边,看着她试来试去,试东试西,大概有一刻钟的样子,她终于忍不住了,问:“你这个女孩,为什么笑着一直站着不说话呢?嗯?还真不一样!”这个姐姐其实挺可爱的,就是居家过日子的人,勤俭节约惯了,买东西付款之前,总是要衡量一下的,无可厚非。那天,我只对她说了一句:“姐姐,你肯定是想选最好的,肯定也是想买的,心中也一定是最有意的。他们这一代人,1996年至2010年来到地球,是所谓Z世代(Generation Z),名副其实的互联网第一代原住民,2000年前后出生的那批Z世代在社交媒体爆发的2016年开始走向成熟。北京冬奥会见证了十几个Z世代体坛明星的诞生,比如谷爱凌、苏翊鸣。

总体上看,Z世代与X世代(1965~1980生人,他们的父辈)、Y世代(1981~1995生人)成长的环境不同,特征就很鲜明: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人主导着信息技术升级换代,因此他们能够迅速掌握新装备,适应新操作;经济的快速发展,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,带动

孙子,已经升入寄宿高中,儿子媳妇也越来越忙。丈夫病故后,老太太满屋的书都看了很多遍,连平台上的好电影,英语的、法语的、西班牙语、阿根廷语的,只要下面有中文字幕,她都看了好多遍。老太太从前是知识分子,实在不能忍受广场舞的喧嚣,而寂寞的她,又渴望与人说话。卖花,就是守着跟人说说话的可能性。

顾客稀疏的时候,老太太会自己用铅笔和老虎钳,一对一对地将白兰花串起。她还说,栀子花直率爽真,泼辣明亮,香得掸都掸不开,它的香味是女高音,茉莉花是女中音,而白兰花就是女低音了。她坐在小马扎上,就像坐在一部充满香气的交响乐中。白的花,绿的叶,一路走来的街道都浓阴密布,青石板人行道被雨水洗刷得透亮,这一个月,与那些买花的文静女子打交道,是她心情最愉悦的时刻。

她规定,买花必须三串或三把起步,似乎是想治愈某些社恐症患者。我也好,我的同事也好,因为买花,竟开始与天见面的陌生人打起了交道——总是一板一眼的财务,总是一口浓重乡音的清洁工,总是对舞蹈学员不满意的,外聘来的辅导班教师,她们之前,只是我们生命里无关紧要的过客,而今,因为随手赠送的花朵,我能感觉到我们从前干燥刻板的关系变得湿润柔软起来。



■马浩

说起桑,总会想到蚕。该怎么说桑与蚕的关系呢?青虫啃青菜、棉铃虫噬棉桃,农人都要撒草木灰、喷农药,想方设法置之死地而后快。农人把它们叫害虫,当那些虫子爬到杂草野花上,似乎就无害了,有时,还会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它们,就像欣赏着蚕食桑叶。

农人栽桑,就是为了养蚕,是利用了桑的自然属性,并非为顺应桑生长的自然法则,按理,桑树的天然应该与其他的树木一样,春日发芽,秋天叶落,在季节更迭中,活出自己的风采,要知道,桑本来不是乔木,是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的,而今,桑差不多成了荆棘一类了。

不知道古人如何理桑的,不过,从古诗中可以看到,陶渊明有“鸡鸣桑树颠”的诗句,由此可以想见桑树的高大;范成大的《四时田园杂兴》中写道: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在桑树的浓阴下模仿大人种

■管征峰

他们更看重消费质量、注重消费体验,愿意为内容付费。当然,Z世代只是社会学概括出的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,虽有一定意义,但还是会因为个体的生命经验、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,比如,有人说这一代年轻人懒懒、不愿吃苦,恐怕只是个别现象。

这一代年轻人认为,人来到世界上,是来体验人生的,所以不必太压抑和为难自己,简而言之,他们讲究体验,追求“快乐”,容易冲动消费。我们这代人在消费前会深思熟虑,赚多少钱多少,而Z世代不习惯等待,想什么就要得到什么,往往即时消费,今朝有酒今朝醉,有人甚至一手的买不起,二手货也要买来满足心愿。在他们的字典里,似乎没有省吃俭用、量入为出等我们上一代人奉为圭臬的字眼。不少年轻人对分期付款、贷款接受程度很高,就是这一特征的具体表现。

老太太的花一般到中午就卖光了,偶尔也会在下班时遇见她,不能过夜的花朵已经开始降价,不过,栀子花10块钱五把,白兰花7块钱四对的格局,依旧没有改变。

一位姑娘停下来买花,嫌10块钱买的花太多了。老太太就说,你可以送给妈妈。没想到,女子倒了一肚子苦水,说今年过年时,妈妈要了她的年终奖,去给弟弟娶媳妇,被她严辞拒绝了。她说她当然可以帮弟弟,但不能这样被胁迫,“我妈偏心偏到胳肢窝里去了”。为此,母女俩竟然有小半年未见。女子照常给母亲发红包,也让跑腿小哥送去生日礼物,但她再也迈不开回娘家的步子,因为当时撵而去,她心里满怀着愧疚、委屈与不安。老太太淡淡地说:“送花给妈妈,你就可以自然地回家了。告诉妈妈,自己家的小花瓶插不下了。送完花,喝茶,你就走,留个台阶让妈妈下。”老太太解下胸前纽扣上的最后一对白兰花,送给姑娘,说:“你们母女俩都很倔,回家后,要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好好享受茶的香气、花的香气。等你走时,把这朵花放在妈妈床头柜的台灯座上,它一定会帮你的。”



■马浩

瓜,亦不难想象桑树的枝繁叶茂。种种迹象表明,古人种桑养蚕,还是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,蚕养了,桑树也没耽误成材。

古代,爱情故事大多发生在桑园,一对青年男女在幽静的桑林中谈情说爱,春天到处充满着生机,男孩子不免要奔跑跳跃,跳起来折一枝青翠的桑条,跑到远处采摘几朵绚丽的野花,以取悦女孩子,或者手牵手一起莫名其妙地奔跑,抑或追逐嬉戏,桑林的桑就不能太密集,桑树也不会长得太矮小,今天的桑园,估计没法跑进去谈恋爱。

不是想不到桑园谈恋爱,时事变迁,桑园更追求专业化,其他的附加功能便萎缩退化了。首先,桑已经不能被称为树了,说桑条恰如其分,桑栽植下地之后,就从根本处被剪断,让其尽量多生芽头,长成一簇,加之桑的株距短行距窄,桑条长起来之后,桑条相互交织连成一片,人走进去都费劲,哪里还有谈恋爱的环境,别说倒是捉迷藏

女儿这一代人

和上一代人从电视、报纸等传统媒体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同,这一代人走向社会时媒体生态已发生根本改变,他们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来自社交媒体。社交媒体无中心的特性使得年轻人不再害羞,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,习惯于在社交平台实时展示消费过程。比如,我们全家出门吃饭,上菜后女儿总喜欢先拍照发到朋友圈,然后一边吃一边评价色香味。

表面上看,Z世代自我,有主见、个性张扬,从他们的成长经历看,他们都是在父母的百般呵护下长大的,所以心理上觉得自己“很小”“很被疼爱”,因而特别喜爱“萌”的东西,用“萌”来展示个性,由此催生了“萌经济”。盲盒则是“萌经济”的典型,且迎合了Z世代追求快乐心理。POP MART创始人王宁说过:“买盲盒就像买冰淇淋,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获得5至10分钟的多巴胺。”Z世代愿意为这短

■余毛毛

阳光照耀鱼块

点外卖,送来的饭菜中常有鱼块;到饭店吃饭,我也经常点鱼块,但每次我吃了都摇头,不是太淡,鱼肉木渣渣的,就是煮得太碎,有的还有点臭哄哄的味道。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那就是他们少了一道手续,用我娘的话说,他们没有将鱼在阳光下“照一照”。在我们这个临江的城市,吃鱼不是什么大问题,虽然现在江鲜吃不上,但我们这儿还有河流、湖泊,还有众多专门养鱼的池塘。鱼块之鱼都是大鱼刺成的,而会吃鱼的人都知道,大肉并不好吃,也便宜;好吃的鱼是那种不大的、刺多的,那样的鱼才细嫩鲜美,只是吃起来麻烦些。但孩子们和性子急的人喜欢吃鱼块啊,因为鱼嘛,在他们的感觉中都差不多,而且也用不着频繁吐刺。但能把鱼块做得好吃的人真不多,包括那些开饭馆酒店的大厨们,不是他们没那能力,也不是他们没那耐心;更高级的情感,比如说说责任心和爱心,他们更是没有了。他们只是想更快更多地赚钱,他们用功利和商业的方式对待鱼块,鱼块怎么可能好吃呢?

在我一生不多的幸运的事情中,能吃上几十年我娘做的鱼块,要算是值得讴歌的一件了。我现在吃不着了,因为她7年前得了老年痴呆症。我对烧得不好吃的鱼块现在总有一种恼怒的情绪,这情绪表面上是对别人的抱怨和指责,骨子里却是对自己的抱怨和指责,因为我知道我娘制鱼的手法和诀窍,但无法拿捏得准,因为几十年了,我也不知吃了多少鱼了,我甚至还经常夸她,经常问她是怎么烧的,她也无数次地给我过答案,她总是轻描淡写地说:“这有什么难的?先洒盐,再用太阳照一照就可以了。”第一个关键点我就没掌握住,那就是要洒多少盐?那肯定是要比正常红烧要多,可多多少呢?一倍还是两倍?但这个事很好解决,那些饭店的厨师们也都知道,问问就可以了,先洒盐,让鱼入味,这一点他们也做到了;他们省略掉的是第二步,那就是用阳光“照一照”,而所有的奥秘都在这个“用太阳照

阳光“照一照”后的鱼啊,我年少时用来吃饭,成年后用来下酒,如果说现如今我的灵魂还没有那么乏味,那么陈腐,那么散乱,是不是与你有关呢?而如今我娘的鱼已成饮食世界一声绝响,它是那么小众,但却是我走向广大世界和磅礴生活的不竭动力。如今吃不着了,我也感到活着好好好吃饭,但那又怎样呢?阳光照耀过鱼块,鱼块里的阳光入驻过我的心灵,我还可以在怀想中,在梦里继续大快朵颐,奋力前行。

桑

它们分到竹扁子上,随着蚕一天天长大,竹扁子越分越多,蚕室的空间越来越小,便在蚕室内搭起一层的架子,以放竹扁子。

小小的蚕,食量出奇得大,蚕食桑叶的时候,沙沙如雨声,刚才被碧绿的桑叶埋藏起来的蚕,不一会儿,白白胖胖的便浮在了竹扁子上,桑叶已到腹中,有的已变成了蚕粪。起了四眼之后,蚕已到了五龄,也是狂吃桑叶的时候,饱餐之后,便可以上柵吐丝了。蚕每眠一次,都会蜕去一次皮,看来,成长似乎不是一件轻易的事,可以说是痛苦的事,成长意味着蜕变。

蚕上柵了,桑的任务也完成了,此时,桑农使用剪刀或者专用的短头镰刀,把桑条从桑的底部(俗称桑疙瘩)剪掉,让桑重新吐芽发枝,为下一季蚕做好物质准备。现在,在乡村怕是见不到桑树了。

不知何时起,种桑仅为了蚕,而不是桑。

女儿这一代人

和上一代人从电视、报纸等传统媒体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同,这一代人走向社会时媒体生态已发生根本改变,他们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来自社交媒体。社交媒体无中心的特性使得年轻人不再害羞,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,习惯于在社交平台实时展示消费过程。比如,我们全家出门吃饭,上菜后女儿总喜欢先拍照发到朋友圈,然后一边吃一边评价色香味。

表面上看,Z世代自我,有主见、个性张扬,从他们的成长经历看,他们都是在父母的百般呵护下长大的,所以心理上觉得自己“很小”“很被疼爱”,因而特别喜爱“萌”的东西,用“萌”来展示个性,由此催生了“萌经济”。盲盒则是“萌经济”的典型,且迎合了Z世代追求快乐心理。POP MART创始人王宁说过:“买盲盒就像买冰淇淋,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获得5至10分钟的多巴胺。”Z世代愿意为这短

这样:买来大鱼,剖开,剁成块,然后洒上盐,在一个筛子里码开,放到阳台上晒,也就是她说的“照一照”。回想这个“照一照”真是大有学问,它是不同于腌鱼的,腌鱼怎么着也要晒个十天半月的,鱼干透才行,这样才能保存;“照一照”的意思是随意的而不是隆重的,是短暂的而非长久的,而我懊悔的是我从没问过她“照一照”需要多少时间,是几小时、一天还是两天?抑或根据太阳的烈度确定时间?阴雨天没有太阳怎么办?这一疏忽,也就造成了永久的遗憾。烹制过程没啥可说的,无非是葱姜醋生抽老抽料酒那一套,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一大盘鱼端上来,那一堆挺括有力的鱼块,散发着迷人的香气。夹一块到碗里,用筷子撕下来,鱼肉是一片一片的,不散不乱不碎;鱼肉的颜色是那么的洁白鲜嫩,那真是一种融七色阳光为一白的白,泛着一种丁香花般色泽的若隐若现的红;阳光把盐催进鱼肉里,鱼块的整体口味均匀,不存在那种表面上咸而内里淡而无味的问题。吃那样的鱼,你感到鱼再次活了过来,重新有了青春和生命。它们以前在江河湖泊里展示生命的强健和活力,而如今,它在我们面前,展示它巨大的爱和慈悲。那样的鱼不是鲜鱼和咸鱼的妥协,牺牲一点鲜鱼的清新,再牺牲点咸鱼的辛辣和浓香,达到某种勉强的组合,而是一种提升。阳光是一把标尺,将它们达到一种完美的黄金般的组合,超越了鲜鱼之鲜、咸鱼之香,那是一种横空出世的新生的鱼。

阳光“照一照”后的鱼啊,我年少时用来吃饭,成年后用来下酒,如果说现如今我的灵魂还没有那么乏味,那么陈腐,那么散乱,是不是与你有关呢?而如今我娘的鱼已成饮食世界一声绝响,它是那么小众,但却是我走向广大世界和磅礴生活的不竭动力。如今吃不着了,我也感到活着好好好吃饭,但那又怎样呢?阳光照耀过鱼块,鱼块里的阳光入驻过我的心灵,我还可以在怀想中,在梦里继续大快朵颐,奋力前行。

它们分到竹扁子上,随着蚕一天天长大,竹扁子越分越多,蚕室的空间越来越小,便在蚕室内搭起一层的架子,以放竹扁子。

小小的蚕,食量出奇得大,蚕食桑叶的时候,沙沙如雨声,刚才被碧绿的桑叶埋藏起来的蚕,不一会儿,白白胖胖的便浮在了竹扁子上,桑叶已到腹中,有的已变成了蚕粪。起了四眼之后,蚕已到了五龄,也是狂吃桑叶的时候,饱餐之后,便可以上柵吐丝了。蚕每眠一次,都会蜕去一次皮,看来,成长似乎不是一件轻易的事,可以说是痛苦的事,成长意味着蜕变。

蚕上柵了,桑的任务也完成了,此时,桑农使用剪刀或者专用的短头镰刀,把桑条从桑的底部(俗称桑疙瘩)剪掉,让桑重新吐芽发枝,为下一季蚕做好物质准备。现在,在乡村怕是见不到桑树了。

不知何时起,种桑仅为了蚕,而不是桑。